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二

查延壽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秀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偉子恪 恪弟恭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 恢子範 範子嗣 範弟詒

始興忠武王憺 憺子亮 亮弟暎

成康王秀字彥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吳太妃亡秀

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一進

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

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
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為
太子舍人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為尚書令居端右衡陽
王暢為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懿廢之懿弗
聽東昏左右惡懿動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
諸親咸為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俱隱人間
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並
自拔赴軍建康平為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
京口自崔惠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
愛大行仍屬飢年以私財贍百吏所濟甚多六年為江州

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
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以
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為里司歎曰陶潛
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為西曹時夏水汎長津梁斷
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
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
荊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
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以
豫州刺史司馬懷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亦
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為援援之宜速待也

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悅荊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祀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為弟所殺乃偽云士反秀照其姦匿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荊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艦淪溺秀所問唯恐傷人十三年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已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夏口常為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黃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

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魯賢超秀據篆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為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遷雍州刺史在路夢武帝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為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寮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且臨公事厨人進

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謂也時諸王並下
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秀
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
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
敬過於踈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
憺久為荊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
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
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
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錄遂四
碑並建世子機嗣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
書博學強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為州專意聚
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內怠政宜
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為簡文所親賞普通六
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晉陵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
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
為晉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為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
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

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克郢魯下
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瓚及巴西太守魯休
烈起兵逼荊州蕭穎胄憂憤暴卒西朝兇懼徵兵於偉偉
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瓚等皆降齊和
帝詔以偉為都督雍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
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毀以為錢富僧藏鐵
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為左光祿大夫加親信
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
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陪先置防閣白直左右職局一百
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

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
詔而殆不勝喪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
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大通四年為中書令
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
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
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宮改為芳林
苑天監初賜偉為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彫靡有侔
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夏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
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為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
而性多恩惠尤於窮乏常遺腹心左右歷訪問里人士有

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
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見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
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
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之絕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
精玄學著二暗義製性情幾神等論義僧寵及周捨殷鈞
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姪邪僻
義方訓誘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亮
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
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

賓客有江中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並有
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
帝帝接之曰主人憤憤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
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折節學
問所歷以善政稱太清中爲郢州刺史及亂郢陵王至郢
恪郊迎之讓位焉郢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荊州元
帝以爲尚書令司空賊平爲揚州刺史時帝未遷都以恪
宗室令舉故使歸鎮杜稷大寶二年薨于長沙未之鎮
也贈太尉謚曰靖節王恪弟恭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殺

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姪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為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羣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吳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併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

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牀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勅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為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先是武帝以雍為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

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印侵剋百姓為荊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例帝曰白衣者為誰對曰前衛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子靜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為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黃門侍郎深為簡文所愛賞其清三年卒贈侍中

恭策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

中封定襄縣侯後

歷位北兗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

侯退謀起兵內援

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

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

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

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天監元年封鄱陽郡

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

殮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太寧時有

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

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諡曰忠烈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寤違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

朗咸謂精誠
牛祿隨而散之

在荊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悅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

範嗣

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為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為益州刺史行至荊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荊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劍道克復華陽增封尋

徵為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一
招集文才恣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
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為詠以示湘東王王吟咏
其辭作琵琶賦和之後為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蒞人甚
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脩城郭聚軍糧
於私邸時廬陵王為荊州既是都督府一素不相能乃啓
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怒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為
賊又音誥云莫忽忽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已時
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
司馬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為丹楊兵威震都下簡文

乃選精兵以衛宮內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謠言
而求為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為謠驗武
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
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
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
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弔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
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
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
無謀所乘襁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悅行至宿預員
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為征北大將軍總督漢

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為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為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於疑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益城以晉熙為晉州遣子嗣為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在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還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

川 12 缺 頁

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 武陵王紀遣弟楊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嶠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說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即尸為說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荊州元帝遣與相聞脩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口步為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準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為侯景所敗王何為守此孤城脩荅守之以死誓為斷頭將軍魏相女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六屈乃降女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士千家為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為變中使覘伺不絕於道一夕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

非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尋拜湘州刺史長沙桓
丘荒人戶凋弊脩勸穡務分土不暮流入至者三千餘家
帝多忌動加誅翦脩靜恭自可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
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即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
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遙授脩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
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必發皆歐血而薨年五十二
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中書舍人傾竭財產以事
時要超為譙州刺史江北人惰獷彊前後刺史並綏撫之
泰至州便徧發人丁使擔腰輿扇繖等物不限上庶取為
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

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為西中郎
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為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
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為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
訓子瓚等兵逼荊州蕭穎曹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
憺行荊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筆書喻瓚等皆降是冬
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為都督荊州刺史天監元
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
精為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
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黃閣四年荊州

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遶祠壇俄而注雨
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
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六年州大水江溢堤
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
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
歎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酌酒於流以身為百姓請
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邠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
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
皆以免吏人歎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
槨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七年

慈母陳太妣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
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

爹

徒我反

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七方言謂父

為爹故云後為中衛將軍中書令須衛尉卿憺性好謙降

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九年拜都督益州刺

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為常

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

翁由是人多向方者十四年遷都督荊州刺史同母兄安

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橐哭泣不

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

其悌十八年徵為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
將軍即開府黃閔薨二宮悲情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
謚曰忠武愴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
之數旬而卒愴有惠西土荊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
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為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口
策宗室可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並見奇謂祭
酒表昂曰吾家千里駒也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
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
冬地席哭不絕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瘕結除太子

洗馬詔以愴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
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淦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
年服闋為具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
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後為
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遊於境內有
遇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
顧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
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
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
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

南史列傳四十二
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
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內有人年二百四十
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
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旅力過人進食
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別乃至
山林樹木颯颯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為知命湘東王愛
奇重異遂留其枕映後歷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
史卒官謚曰寬侯

映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曄特所鍾愛
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後發恐必

無年及瘡不豫侍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惝恍死扶而後起
服闋改封上黃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
頌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為晉陵太守美才仗氣言多激揚
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內為宗室推
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並預密宴號東宮四
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
甘潤郡崔林村舊多猛獸為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
于郡初曄寢疾歷年官曹擁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
替乃謚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

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大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
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
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祭而不
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
綱於斯為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正
似吳淠而勢不侔徒為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
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平
也

列傳第四十二

南史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三

南史五十三

梁武帝諸子

李

延壽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
阮脩容生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
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
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強仕方有家嗣時徐元瑜
降而續又荆州使至云蕭穎曹暴卒時人謂之三廢少日
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為皇太

南史列傳四十三
子時年幼依舊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五月庚戌出居東宮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徧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年十二於內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為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袍具獄不知所為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決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

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擊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治十年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綵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旨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作剽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素信三寶徧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三諦法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為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已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

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以為疑命僕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宋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鏡歌輟奏良亦為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兼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劉僕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為論此自難一也用張

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

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此舉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士

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思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

以舉樂為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

元正六佾事為國章雖情或未安而豈不可廢鏡吹軍

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成小差可心聲樂自外書

自內樂自他書自己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

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於校尉朱異議稱慕悼之辭

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為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

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次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

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
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
毀如此可即強進飲粥八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蒸
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
更無餘病政為汝如此旬月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彊加
不俟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
果之味體素壯膏帶二斗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七十
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二服帝便使省萬機內外
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庶事每所奏謬詎
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嘗彈糾一人平斷

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災眾喜愠不形於色
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增籍或與學士商榷古
章著述率以為常于時中宮有書幾三萬卷名
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也性愛山水於玄圃
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中嘗泛舟後池番禺
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
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宮二十餘年不畜音聲
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非所好普通中六軍北侵
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
問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

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
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為備棺槨每聞遠近百姓賦
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口未實重於勞擾吳郡屢以
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馮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
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吳興信義三郡人丁就二
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三
洩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四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五
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等六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
亦不全熟唯信義云秋七
八非恒役之民即日東
稼猶貴劫盜屢九在所
皆不聞奏今征十未歸

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更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
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一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
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
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
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
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
居內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三年三月游後池乘彫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沒溺而得
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誠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
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

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
薨時年二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衣冕謚曰昭明五月
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冊文朝野惋愕
都下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毗庶及壇徼之人聞
喪者哀慟太子性仁恕見在宮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
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
之屬密置椗邊恐厨人獲非不令人知又見後閤小兒攤
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
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
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所著文集二十

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考爲英
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馮衍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
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
江公啓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三
千戶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別立金華宮爲異
帝旣廢嫡立庶海內噂喏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
陽王啓流涕受命日不食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
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闍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
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
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

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以可申延乃為蠟鵝及諸物埋
墓側長子以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為太子所
愛邈之晚見踈於雅密啓以帝云雅為太子厭禱帝密遣
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寤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
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慙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
臨丹楊郡因邈之與鄉人爭婢議以為誘略之罪謀宮簡文
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為宮直前未知邈
之姪即日驅出先是人間謠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
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
開者反語為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為南徐州太子果夢

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城一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

應嗣位而遲疑未決帝既薨一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

業又以心術故意在晉安王一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

十一日方決歡止封豫章王一任往謠言心徘徊者未定

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一遠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

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諡一王子棟嗣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一以為主棟方與妃張氏鋤

突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一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

殿欬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一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

然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一子曰昭明皇帝安王彥安

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為敬皇
太后王氏為皇太后妃為
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准
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世
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
將發詔元帝曰平賊之後嗣
六門之內自極兵威僧辯曰
事請別舉人由是帝別敕宣
簡文已被棟棟等與買臣遇
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
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
班師譽還湘鎮時元帝軍
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
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
自軍許何忍疑人使三反
等征之反為譽敗死又令
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
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
有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
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
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

譽入棧至青草湖臺城沒
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繡
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
弘直至譽所督其糧眾譽曰
譽並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
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弁陳示
多說泉軍于石櫛寺譽逆擊
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
氣能撫士卒甚得眾心元帝
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
南史列傳四十三

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
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
曰朕今不許遂斬首送荆鎮
帝返其首以葬焉初譽之
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
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噉其
齊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
不知所處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
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
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
入為侍中鎮右將軍初綜母
吳淑媛在齊東昏宮寵在潘
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
而生綜宮中多疑之淑媛寵
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
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
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
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
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以形色

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
今太子次第幸保富貴勿洩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泣泣又
每靖室閉戶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
上故衣外齋接客分麈服厨庫恒致殷集之常於內齋布沙
於地終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
以屯躡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牀故阜復帳即下付之
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並知此
懷唯武帝不疑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
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
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

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綜
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操殺駒犢常陰
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
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帝性嚴
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
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並優敕答之徐州所有練樹並
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
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
也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帝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
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

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
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
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宮及諸王辭色不恭遜
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閣登宏羊車次遺薰而
出居都下所為多如此者普通四年爲都督南兖州刺史頗
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
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
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
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說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
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

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為國常侍六年魏將元
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
事武帝曉別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為北所禽手
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
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詒苗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
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間其名氏不荅曰
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
下地執其手荅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齊內諸閣猶閉不開
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
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其衆湘州

人任煥常有騅馬垂之遺棄於地煥人馬俱
墮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癢不得行馬於是向馬泣
雖于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
魏史江革太府卿祖暉並為魏軍所禽武帝聞之驚駭
綜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楊王梁詒苗寵並為光祿
大夫綜改名纘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裴魏太后及羣臣
並甲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絕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
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吳淑媛俄遇
煥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及蕭寶夤據
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

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
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吳淑媛
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
魏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_德鯉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
莫不悲之後梁人盜其柩來奔武帝猶以_禮禮祔葬陵次
直字思方位晉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上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
封南康郡二十一年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
先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
咸歎其聰警十七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政解

尋有詔徵還百姓_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
異一十五條乞留_為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爲侍中
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媛
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
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
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
千萬子會理嗣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
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

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證以贓貨收送建鄴納歎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為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為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陰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錢范一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守之之心豈得違背且颶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

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為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歡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為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兖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為也敬禮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

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
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然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遙曰
褚郎卿豈不為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以
不服偉赦之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祈陽侯
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又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
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又
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為之停者三
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為之收涕謂左右曰
此兒大必為奇士大同八年封婁樂縣侯又理慷慨慕立

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常
無媿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為立碑製
文甚美及侯景內寇又理聚客赴南兖州隨兄會理入援
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為質之師行二日會景
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偽請
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固安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為計
自勉勿顧以為念前途亦思立効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
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
不受又理曰後當見信 祖皓起兵又理奔長蘆為景所
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討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旅力絕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麈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都督荊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始元帝母阮脩容得幸由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謗元帝之臨荊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戶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不得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荊州世所謂西歸內人者自是二王

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爲江州聞問入閣而躍舞爲之破尋自江州復爲荊州荊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續多聚馬仗蓄養趨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錄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世子憑以非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鉞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旣不可食並特乞汝他皆此類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遊市里雜於厮隸嘗問賣鮓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鮓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為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輜車挽歌為送葬之法使姬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

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中大通四年為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疋擬與左右職局防閣為絳衫內人帳幔百姓並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赦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絕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鵠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絜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內人檻中禽瓜瓞

智英子高驍勇踰牆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
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車載錢設鹽蒜雀百姓食
撤一鬻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綸鎖在第舍人諸墨
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為庶人經三旬乃脫鎖頃之
復封尉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坐賦詩十二韻末云
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人為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
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眾討景將發帝誡
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
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

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
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
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
意綸從之衆軍奮至賊徒大駭分為三道攻綸綸大破之
翊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
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
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偽
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為糧盡還京口俊為託邏所獲非
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
舍人靈超子也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

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五公
大連懼將害已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
以州讓之不受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
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
置百官改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
怪祭城隍神將身半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帷帳無
何風起飄没于江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
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為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
道之斯美以和為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
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彊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

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
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
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
未窺江外者政為蕃屏盤固宗鎮疆密若自相魚肉是謂
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効醜徒聞此何快如之
元帝復書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
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脩器甲將討
侯景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
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躡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
門法整與綸有舊藏之巖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

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脩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不為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屍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霑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黃雲霧糝唯冢墳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

岳陽王譽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毅議謚法急政交外曰攜從之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聲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歎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沒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洩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薨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宮內於是傳者

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爭競為天下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為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藉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大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醞釀亟有烹宰不相露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

此是四十三卷二十頁

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為汝能文所以特右封為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毬以為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羣賊憚之確每臨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為軍敗賊使負砲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為後患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

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
益也石珍曰救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
趙伯超曰譙州鄉爲我斬之當齎首赴
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
城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出
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
武帝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
使確爲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
見景景愛其旅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
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

與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挑可一夫力致
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後與
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武陵王紀字世勳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
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
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
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
帝愛故先作牧揚州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
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
歎欷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

紀在蜀開建寧越雋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
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城字曰紹宗梁位唯武
王解者以武陵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
侯韶西上至破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
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
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
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摠戎將發益
鎮繹使胡智監至蜀書止之曰蜀中斗絕易動難安弟可
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別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

衛書信恒通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
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
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
王圓滿竟陵王圓普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
太守永豐侯撫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
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怿並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怿勉
從子也以諫且以怿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爲反
於已誅之永豐侯撫歎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
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
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

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造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為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內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為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為沙州刺史二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趨成都五月己巳紀以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一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柔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絕

鎖元帝復於獄拔謝蒼仁為步兵校尉配眾一旅上封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柔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劔閣成都虛弱憂懣不知所為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為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為實然故仍率眾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眾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

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闢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嶠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爲任約謝荅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並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撫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應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

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黎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天智紀別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別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貫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牀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

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
簡張天成拔刀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
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
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為益州東齊郎宋寧宋興二郡太
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
紀之構釁采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既以
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
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
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絕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
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
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云計誤並命絕食於
獄齧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
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
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
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
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為
有司奏請絕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饗餐氏紀最為武帝
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黃扉兄

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為征西綸撫枕歎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乃前我朝廷憤憤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勲汝有何績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嶲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內殿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稍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造至有百造銀五倍之其他錦綉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

見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歎吒天道推牀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州不封無櫬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初紀將僭號袂怪不一內寢栢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羅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袂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說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為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北及明年則已東出矣論曰甚矣讒佞之為巧也夫言附正直跡在恭敬悅目會

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踈漢嗣可為太
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
及至死不能自明況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
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為累雄心自立未及
騁暴早沒為幸爾康為政有方居喪以禮惜平阜天不拯
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
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列傳第四十三

南史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四

李

延壽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
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
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
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盛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
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
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園並不知母氏潘
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
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爲臺內大都督
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癸酉立爲皇太子大寶二年八
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
子將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又知此事嗟
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
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
用端巖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荅曰賊若未須
見殺雖復陵傲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
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

荅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
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
以無益之愁橫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攜太子同行及敗
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並勸因此入
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
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
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
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柩太廟陰室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
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

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
心雖不親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爲雲
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
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臺城陷上
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
元年封尋陽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
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
以爲豫章內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
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
柵口待援兵摠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益城

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
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
乃謂範曰昔與鐵游颺其人才略從橫若降江州必不全
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
懼於是二蕃覺起景將任約略地至益城大心遣司馬韋
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
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
容不從撫膺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遶牀
謂賊廂公丁信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

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尅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申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並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說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

樂爲用而大連恒沈酒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
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兵悉爲賊有大寶
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
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
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
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侯拜
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
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鐘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
所殺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塗公太清三
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
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兇麤兼便已馬至江陵被甲夜出
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二
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
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
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
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發憤感疾薨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元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

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

音韻清雅帝重之因賜王義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

王位丹楊尹一年監揚州遇害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

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為丹楊大遇害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而脚疾不敢躡履

大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

安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帝素歸心釋教每

發誓願恒云若有眾生應受諸苦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

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

云凡有眾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

人卒便哀毀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為之傷及武帝崩大

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

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
臺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屠匈奴媼驚掩其口曰勿
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大園簡文第二十子也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
位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徐妃生忠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
諸始安王方略表貴人生愍懷大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
帝自餘不顯

忠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
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晉書論曰人生處世如
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治生
在高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為魚因化
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
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河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
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
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諸母王氏以冶容
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
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時武帝年高
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
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

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歎其能方等又勸脩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十餘里元帝觀之甚說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荅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亡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崩死求屍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

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靜子行於世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益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摠其軍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餓氣而死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敏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為元帝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
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為念因
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為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
為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
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捕酒為樂
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
與鮑泉並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
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麻辨其鬚子仙執方諸以
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初
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王太
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為皇太子及升儲
位昵狎羣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握衣
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
佗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導不對曰太子
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太過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直言
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喪
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
愍懷太子

南史列傳四十四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母王氏王琳
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為良人並蒙寵幸方略
益鐘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闕元
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歔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
子勝衣已別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
贈遣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並更誕子未出關無
封失名論曰簡文提挈冠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
艱棘蓋時運之所鐘乎忠烈以幹蠱之材居家嗣之任竟
亦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列傳第四十四

南史五十四

